

〈南山有臺〉植物喻意試探

一、前言

《詩經·小雅》有〈南山有臺〉一詩，其辭如下：

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期。
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光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疆。
南山有杞，北山有李。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樂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。
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杻。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？樂只君子，德音是茂。
南山有枸，北山有楸。樂只君子，遐不黃耇？樂只君子，保艾爾後。

關於此詩的寫作意旨，毛〈序〉指其為樂得賢之詩，朱子則認為是宴饗通用之樂，近人高亨又視之為頌德祝壽之詩，古今對此詩全詩意旨之見解雖迭出紛歧，但各家對詩中頻繁使用的各種植物，有何喻意，卻較少探討。

本文預計探討詩中選用各種植物背後的喻意，自然也會涉及對全詩意旨的判斷。關乎此，前賢對詩意的說解，各有其提出的理據，今日雖已不能斷定何者必然為作詩之本意，但詩文的存在，卻可提供吾人思考、檢驗各種說解的基礎。以下，擬先從對既存各種說解的檢驗開始討論。

不過，在展開討論之前，在此可先提出的是，對於本詩所見的十種植物，黃忠天比較《詩經》、《易經》所見動植物時，討論到桑、楊、杞三者，

論及「楊」時以〈南山有臺〉云：

各詩引「楊」，其書寫手法似著重起興，不似《易經》做譬喻象徵用。不過，既均重在起興，亦可反映「楊樹」亦如「桑樹」，隨處有之，故詩人亦信口吟詠，借以起興。

林 宏 佳

〈南山有臺〉以桑、楊、杞為書寫對象，依黃忠天所說，或因客觀環境上桑、楊、杞等植物「隨處有之」，故詩人「信口吟詠，借以起興」。這當然是一種解釋方式，不過文學作品有多樣性的表現手法，原本不限於譬喻、象徵；〈南山有臺〉的眾多植物雖不太能看出譬喻或象徵的用法，卻也不能排除再從其他角度思考此詩採用諸多植物成詩的可能，故仍有值得進一步探尋的空間。

二、毛《詩》對詩旨、意象的說解

〈南山有臺〉在毛《詩》中收錄於〈小雅·南有嘉魚之什〉。毛〈序〉解云：

〈南山有臺〉，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

鄭《箋》：人君得賢，則其德廣大堅固，如南山之有基趾。（頁三 b）

是以為「樂得賢」之詩。據此，詩中的「君子」似即是〈序〉所謂之「賢」。但如此，詩句說「樂只君子」，「樂」的似當是「賢」者自身；而「樂得賢」似是以人君的角度立言，兩者間的關係，便需要進一步看詩句如何解釋。《傳》對本章僅言：「興也。臺，夫須也。萊，草也。」（頁三b）、「基，本也」（頁三b），偏重於名物解釋與字義訓詁，故詩意詮釋主要仍須參看鄭《箋》與《正義》的疏解。

鄭《箋》於「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」下云：

興者，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，成其高大；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。（頁三b）

又於「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，樂只君子，萬壽無期」下云：

只之言，是也。人君既得賢者，置之於位，又尊敬以禮樂樂之，則能為國家之本，得壽考之福。（頁三b）

《正義》云：

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，以南山之上有臺、北山之上有萊，以有草木而自覆蓋，故能成其高大。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，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，所治之職有能，以有賢臣各治其事，故能致太平。言山以草木高大，君以賢臣尊顯。賢德之人光益若是。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，置之於位而尊用之，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。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，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，所以樂之也。（頁三b，四a）

可知《箋》所謂「只之言，是也」，「是」當是代名詞「此」之意，故「樂只君子」即「樂此君子」，「樂」為使動動詞，故得使賢者樂之意。此章是《箋》、《正義》對本詩詩文最具體的解釋，可看出《正義》基本上以鄭《箋》為據，又對詩文做了詳細的疏解。依鄭《箋》、《正義》所述，南山、北山皆喻人君，臺、萊等草木則喻賢臣，山有草木正如君有賢臣，並因有賢臣而得自尊顯。此外，人君既得賢，又將賢者安置於適當職位，並尊敬賢者、以禮樂樂之，因此賢者能成為國家之本而得壽考之福。

《箋》、《正義》的解釋雖然形成一種對〈序〉的理解方式，但同時也在詩文之外，又增加了不少資訊，例如：尊敬賢者、以禮樂樂之云云，單就本詩無法看出，須與他文獻參看。《儀禮·鄉射酒禮》載：

乃間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；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；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。

是以《魚麗》、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南山有臺》等諸詩皆宴饗所用之詩。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南山有臺》二詩在毛《詩》中緊連相次，加上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、《燕禮》的用例，而《南有嘉魚》云「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」云云，為燕饗之詩本亦甚明，故《南山有臺》遂也被視為宴饗之詩。

鄭《箋》之說雖是配合其他文本而來的解釋，僅就《南山有臺》本身無法看出，但如同龍宇純在討論〈詩序〉時所指出的：

由於本文所指出者，許多經文看不出來的，並不表示〈詩序〉便無可取，便無根據，於是同是經文無法看得出來的，究竟何者可信，便沒有可以依循的標準；而實際上學者在這上面所表現的取舍態度，也絕不見有一致的。

「僅據詩文無法看出」的說解誠然未必就不可信，故不必因說解中存在詩文無法直接看出的部分，即遽予否定；說解的合理性當可據詩文在意象使用與佈局經營上的合理性，做為檢驗的基礎。在檢驗之前，可先簡述毛《詩》架構，應是：此詩「君子」指賓客，同時亦是賢者。各章首二句先言賢者可成君之尊顯，亦即賢臣可以成君之美；賢臣既已成君之美，以下四句則是君分別以「邦家之基」贊美賢臣、又以「萬壽無期」祝福賢者，人君與賢臣呈現良好的互動關係。

但若進一步檢視詩文，毛《詩》的架構也不免讓人產生一些疑問，例如：山體尊嚴，以山喻君，自無不可，但君是唯一而獨尊的，詩文為何要分為南山與北山以喻君呢？就本文所關注的，此詩所寫諸植物的喻意而言，詩文排比十種植物，若以植物喻賢者，十種植物自應為眾賢，但依《箋》說，「樂只君子」為「樂此君子」，為專指一人，兩者間便有落差。再者，詩文只說南山、北山各有何植物，然而如〈定之方中〉榛、栗、椅、桐、梓、漆等各有材用，易與賢者的形象結合，但本詩的十種植物與賢者的關連——特別是屬草本又位居首章的臺、萊，如何扣合「賢」的意象？對此，後世學者雖然也指出本詩各種植物的用途，但更核心的問題當在於，即使我們同意這些植物各有用處、可以代表賢者，山的高大難道不應是因為山自身的高大，為何會是因為草木的覆蓋才「成其高大」的呢？而草本的「臺」又如何能擔負成就山的高大的責任呢？

當然，以上的質疑，其實也未必不能回應。例如，十種植物固然可說是各喻一賢，但也可說此賢兼有十種植物之功，以此突顯對賢者的贊歎。至於山與植物的關係，《孟子》論性時曾有一段著名的譬喻：

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、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為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^⑦

〈南山有臺〉植物喻意試探

這段話以牛山嘗有草木而「為美」，正可做為草木增益山之美的典型例證，則草木雖不能成山之高大，卻可以成山之美，仍能用以譬喻賢臣成君之美。但即使如此，以一賢兼有十種植物之美，仍稍勉強；更重要的是，詩文雖描摹了君臣和諧的景象，但全詩總覺缺乏明確的主題。

三、朱子以下對本詩詩旨的調整

毛《詩》架構缺乏明確主題的問題，到了朱子《集傳》就有了改變。《集傳》對此詩的說解大致同於毛《詩》，亦以詩文「君子，指賓客也」，又說解全詩云：

此亦燕饗通用之樂，故其辭曰：南山則有臺矣，北山則有萊矣。樂只君子，則邦家之基矣。樂只君子，則萬壽無期矣。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，美其德而祝其壽也。^⑧

對全詩的理解雖與毛《詩》相類，但明確指出詩文「美其德而祝其壽」的目的在「道達主人尊賓之意」。上節其實已提及，毛《詩》將本詩放在人君宴饗賢臣（嘉賓）的架構中說解，但此一預設背景無法直接根據詩文看出，故頗為後來學者所質疑，姚際恆對本詩的說解為：

〈小序〉謂「樂得賢」。按〈序〉以前篇〈南有嘉魚〉為「樂與賢」，此篇為「樂得賢」，「與」之與「得」，所差幾何？如此說詩，不近雅乎！《集傳》謂「燕饗通用之樂」，辨見〈魚麗〉。此臣工頌天子之詩。^⑩

由於《集傳》將〈魚麗〉以下三首皆視為燕饗通用之樂歌，故姚氏於說解

〈魚麗〉時批評說：

此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。〈大序〉謂「文武始于憂勤，終於逸樂」，贅說失理，前人已辨之。《集傳》謂「燕饗通用之樂歌」，謬。彼見皆用之，故云；然豈作者預立其程，使上、下通用乎！^①

姚際恆所謂「作者預立其程，使上、下通用乎」，其預設的情境是〈魚麗〉詩的寫作時代早於〈燕禮〉、〈鄉飲酒禮〉。〈燕禮〉、〈鄉飲酒禮〉演奏〈魚麗〉反映的是後人如何將詩應用於政治、生活，故不能據此說解詩的原始創作意旨。《左傳》中有許多賦詩的具體例證，賦詩之意往往與原詩之意不同，甚至《論語》載孔子引〈魯頌·駉〉「思無邪」一句，其意亦與原詩不同，故後人如何用詩，誠然未必反映詩人的創作原意；於是詩人的創作原意，只能從詩文自身追尋，姚氏因此根據詩文指出，本詩意旨當為「臣工頌天子之詩」。

依姚際恆之說，此詩作者身分為「臣工」，「君子」為天子，詩文專美君子一人，可避免眾多植物譬喻一賢的問題，確實有其合理性。但燕饗說畢竟是毛〈序〉以來的傳統解釋，故學者一時仍難放棄，如方玉潤以〈南山有臺〉為「祝賓」之詩，但也做了較詳細的討論，其說云：

〈小序〉謂「樂得賢」，與前篇「樂與賢」無異。姚氏駁之，而以為「此臣工頌天子之詩」，以詩中有「萬壽」、「父母」等字也。然《儀禮·鄉飲酒》及〈燕禮〉皆用之，則似非專頌天子詞矣。劉氏瑾曰：「或疑賓客不足以當『萬壽』之語。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。當時賓客皆有爵齒俱尊，足當之矣。蓋古人簡質，如〈士冠禮〉祝辭亦云『眉壽萬年』，又況古器物銘所謂『用斬萬年』，『用斬眉壽』，『萬年無疆』之類，皆為自祝之辭。則此詩以『萬壽』祝賓，庸何傷乎？」故《集傳》

以為「燕饗通用之樂」，亦不為過。然自〈魚麗〉至此，三詩各有一義。《集傳》於〈魚麗〉曰「優賓」，於〈嘉魚〉曰「樂賓」，於此曰「尊賓」，頗得燕樂次序。朱氏道行曰：「徐氏曰：『〈魚麗〉言品物之豐美，故曰優賓。〈嘉魚〉言權忻之交通，故曰樂賓。〈南山〉頌德祝壽，而德與壽，天下之達尊也，故曰尊賓。三者備，斯燕饗之道盡矣。』」然愚案：三詩未必同出一時，不過後王用以入樂，其詞義先後重輕適如其序焉云爾。^②

方氏既以此詩為「祝賓」之詩，即是接受毛《詩》燕饗而來的架構，「後王用以入樂」云云，則又似接受姚際恆後人用詩的看法。此後，學者說解此詩時，大多皆已取消毛《詩》預設的燕饗架構，沿續《集傳》對詩文「美其德而祝其壽」的掌握，高亨云：

這是一首為貴族頌德祝壽的詩。^③

即不取燕饗尊賓的部分，而以「頌德祝壽」兼括「美其德」、「祝其壽」二者，而王靜芝則云：

此祝福之詩，引而為燕饗通用之樂歌。

按詩序云：「南山有臺，樂得賢……大平之基矣。」亦附會之說也。此詩惟祝福之詩耳。後當取其祝福之義，以為祝賓客之樂歌。而《儀禮·鄉飲酒》歌〈魚麗〉、〈南有嘉魚〉、〈南山有臺〉、〈燕禮〉亦用之，則是燕饗通用之樂歌矣。朱《傳》曰：「此亦燕饗通用之樂。」蓋本此也。^④

「取其祝福之義，以為祝賓客之樂歌」即本姚際恆之說，而於「頌德」、「祝

壽」兩者，則又僅取「祝福」一意。本詩詩文兼具「頌德」、「為壽」二者毋庸置疑，但詩文於兩者足並重或有所偏重，則是可以結合全詩植物與篇章佈局，進一步再討論的。在此應先說明的是，因中國古代只有「上壽」或「為壽」，並無「祝壽」之禮，故高亨所說的「祝壽」應改為「上壽」或「為壽」為宜，以下即以「為壽」代替「祝壽」。

此外，古籍所見，為壽雖然未必在宴饗，如著名的「華封三祝」：

堯觀乎華。華封人曰：「嘻，聖人！請祝聖人。」使聖人壽。堯曰：「辭。」使聖人富。堯曰：「辭。」使聖人多男子。堯曰：「辭。」

此例是堯觀於華山時，封人為祝，封人以堯為聖人而祝之，並未提及宴饗，但仍可上壽祝福。但「為壽」絕大多數都在宴饗之時，卻也是顯而易見的，如：

桓公、管仲、鮑叔牙、甯戚四人飲，飲酣，桓公謂鮑叔牙曰：「闔不起為寡人壽乎？」¹⁷

又如《史記》載：

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為壽。《秦始皇本紀》

項伯即入見沛公，沛公奉卮酒為壽，約為婚姻。《項羽本紀》

嚴仲子至門請，數反，然後具酒自暢壽政母前。酒酣，嚴仲子奉黃金

百溢，前為壽政母壽。《刺客列傳》¹⁸

凡此皆是在宴飲之際為壽。是故，此詩意旨若設定為「為壽」，則毛《詩》以此詩創作背景為宴饗之時，雖然不能直接從詩文得知，但就「為壽」本

身的文化傳統而言，其在宴饗之时的可能性卻是相當高的。

四、《南山有臺》的詩意與植物喻意試探

(一) 全詩意旨的探討

上節已提及，本詩詩文所述，包括頌德、為壽二者，至於兩者的具體內容，觀察各章後四句即可看出：「萬壽無期／無疆」、「遐不作壽／黃耇」屬「為壽」，「邦家之基／之光」、「民之父母」、「保艾爾後」等則屬「頌德」，是為壽與頌德已各佔四句。不過，關於「邦家之光」，鄭《箋》解云：「光，明也。政教明、有榮耀。」（頁四a），似謂君子為邦家的光榮。然而，若稱某人為某家族或團體的榮耀，一般而言此人不會指該團體的首領。此君子既為「民之父母」即是為民長上的統治者，以統治者為國家的榮耀，於理實有未愜。謝明文曾指出，對於《梁其鐘》「梁其肇帥型皇祖考秉明德」、「叔向父禹篋」肇帥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儀」等句子，研究者或於表示祖先的詞後面點斷，是有問題的；正確的讀法應是如引文所示連讀，表示說話者要效法祖先的某種行為或品德，而所要效法的品德，如「秉明德」、「恭明德、秉威儀」等，其中尤以「明德」為要，亦即祖先的明德乃是子孫學習、效法的對象；類似的概念亦見《尚書》、《君奭》篇載周公云：「在今，予小子旦，非克有正，迪惟前人光，施于我沖子」，以為政者的身分謙虛地表示，自己是靠著「前人光」而治民。其所以如此，實因古人常將君臣關係譬喻為心身關係，君為心，掌管出令，務以明哲為要，手足才能得所適從。本詩君子既然亦為統治者，詩人美其為「邦家之光」，此光當云君子擁有明哲的心智，可以猶如光明引領邦家前進之意。

此外，「德音不已」是茂，鄭《箋》云：「已，止也。不止者，言長見稱頌也。」（頁四a），是以「德音」為他人稱頌語。屈萬里曾指出《詩》

「德音」乃「斥他人語言之敬詞」，其說誠是，「德音」意蓋類近孟子所稱「玉振」、「金聲」。「德音」既是對他人語言的敬稱，即屬頌德；而他人之能言語的前提自然是仍在人間，是「不已」當屬為壽，朱守亮云：「曰『不已』，則壽亦可知矣」，可謂得其三昧，「是茂」與「不已」互足，則在長壽之外，又兼寓健康的祝福。

就以上所述，為壽與頌德其實各有六句，兩者可謂勢均力敵、無所輕重，高亨兼取兩者，將詩意定為「為貴族頌德祝壽」，自有其合理之處。然而，時代在後的王靜芝，為何又僅取祝福一意呢？本文以為，在周人的思維世界中，福祿來自於神明的降賜，而神明之所以降賜福祿，正如《左傳·僖公五年》所謂「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」，被賜福者除了豐潔的祭享，更重要的是齋明的德性，「有德」乃是一切來自神明賜福的根源，故凡云賜福，必亦連帶美其德性，賜福才有所本源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為壽與頌德原本即是一體兩面、不可偏廢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為壽做為賜福的一部分，不能離頌德而獨存，而頌德則可泛言神明賜福而不必然要專於為壽，故此詩雖兼具為壽與頌德，頌德蓋因為壽而來，論其中心意旨則仍當以為壽為其核心。

小結本段所述，高亨對本詩詩意的概述，「為貴族」指出對象、「祝壽」則指出祝福的內容，在這兩點上都較王靜芝為詳；至於「君子」，雖不能指實必為天子，但此君子既為「民之父母」，必為人君長；又為「邦家之光」，也非尋常貴族可當，以天子當之實亦適切；若保守計，則全詩意旨可概括為「為壽君子之詩」。此意並非本文首倡，漢人已有類似的主張。王先謙徵引三家詩遺義，其說云：

齊義與毛大同，魯韓未聞。……²³

又謂：

《易林·復之賁》：「使君壽考，南山多福」，言使君子多壽，與鄭《注》「欲其身之壽考」同義，齊說也。²⁴

《南山有臺》詩中屢言「壽」字，「使君子多壽」誠可視為詩意所在；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嚴格地說，《易林》「使君子多壽」與鄭《注》也只有「欲其身之壽考」的部分相同，至於齊詩在此詩是否有其他說解已難考知，不宜直接說「齊義與毛大同」。

(二) 南山植物喻意的探討

以上，既以全詩意旨在「為壽君子」，詩中使用的意象便可根據詩旨提出解釋。對於本詩所使用的植物，除鄭《箋》外，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例如孫奕云：

賢才不在野則聚於朝，勢也，亦理也。南山、北山，皆賢者昔日窮處之地，今徒見其有臺萊之草，桑、楊、杞、李、栲、柎、枸、楸、柎之木，盛多如此，而無一賢之遺逸於其間，故作《南山有臺》之詩。而《序》則曰：「樂得賢也」。五章反復詠嘆而美之，皆是意也；非謂山之有草木，喻國之有賢人眾多也。²⁵

依孫奕此說，南山、北山是「賢者昔日窮處之地」，目前則只見盛多之草木而未見遺賢——也就是賢者不在野之意；再藉「才不在野則聚於朝」，判斷此詩非以山有草木喻國有眾賢，而直接是眾賢在朝之意。此說可說是在毛《序》「樂得賢也」之下對山與植物關係的另一種新解釋。對此，將「南山」說為賢者窮處之地，與「南山」在《詩經》中的正面意象實有不合，而且，以山有茂密的草木表示賢人不在野，詩意解釋上恐怕也過於迂曲。

此外，程頤云：

此詩樂君臣俱賢，邦家榮盛，為福之長也。南山興君、北山興臣。臺、萊皆草，草之衣被於山，成蒼蔚之美盛，猶君子為邦家之基本。萬壽無期，重言為福長久。桑楊，充用之物，言山生財以濟用，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。無疆猶無期。杞、李，可食之物，興君子養人如父母。德音不已，言令聞無窮。栲栳，木之高者，益山之高，興君子德音茂盛。遐不眉壽，猶云不遐遠眉壽乎？枸、楸，木之尤高大者，興君子德澤長遠，至施及後世，故云「保艾爾後」。

主要著眼於「用途」，嘗試解釋各種植物出現的原因，但關係並不很密切，如桑雖為經濟作物，但楊缺乏同等的地位，難以同時符合「生財以濟用」，而「生財以濟用」也與「君子為邦家之光榮」缺乏緊密的繫連。

本文所認同的、主張本詩為祝福之詩的王靜芝則云：

右第一章，祝君子萬壽無盡期，而以南山有臺起興。言南山有夫須以生其上，形其山之能久而盛也。北山有萊生其上，亦與南山等也。樂哉君子，實若兩山之峙，而為邦家之本也；樂哉君子，宜萬壽而無盡期也。（頁三六一）

右第三章，起法與前二章同。樂只君子之下，頌其為民之父母，蓋期其為民造福也。於是順祝其聲譽日高而無已也。

除認為書寫草木是取其「形其山之能久而盛」，也說明詩兼寫南山、北山乃是喻君子「若兩山之峙，而為邦家之本」。臺為草本植物，如何形容「山之能久且盛」？何況草木的茂盛或許可以喻「山之盛」，但草木各隨季節凋零，取以喻「山之久」亦未盡貼切。至於詩分寫南山、北山各有何植物，並不寫兩山間的相互關係，恐怕也不宜以「兩山之峙」解釋。

前此，學者大多著眼於各種植物與山的關係，或者著眼於各種植物與

詩文贊美、祝福間的關係，不過這些解釋與全詩祝福之意的關係都不甚密切。本文以為，詩中使用的意象應該根據全詩主旨探討，既將詩旨定為「為壽君子」，各種植物的喻意也當著眼於「為壽」探討。如此，試先將南山部分植物列出，計有：

臺、桑、杞、栲、枸

等五種。再進一步考慮這五種植物與「壽」的連繫，則枸从「句」聲，而

《說文》云：

耆，老人面凍黎若垢。从老省，句聲。

則「枸」蓋當為「耆」之諧音；同理，《說文》云：

考，老也。从老省，丂聲。

「栲」从「考」聲，《尚書·洪範》載有「五福」之說：

五福：一曰壽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終命。

《孔傳》釋「考終命」云：「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，不橫夭」，則「栲」蓋即「考」之諧音。耆為壽徵，故有耆即是有壽；單純的「考」只是終其天年而未必長壽，但此詩既諧耆、又諧考，即是壽考兩全，兼具長壽與終其天年的祝福。

至於「臺」字，古音在定母之部，壽徵「鮐背」之「鮐」則為透母之部，《爾雅·釋詁》載：

黃髮、齟齒、鮒背、耆老，壽也。

郭《注》：黃髮，髮落更生黃者。齟齒，齒墮更生細者。鮒背，背皮如鮒魚。耆猶耆也，皆壽考之通稱。

是「臺」當即「鮒背」之「鮒」之諧音。剩餘桑、杞二者，同樣據諧音推尋與壽徵相關的字，則「桑」為心母陽部，「黃」為曉母陽部；「杞」為溪母之部，「齒」為昌母之部，桑當為「黃髮」之「黃」的諧音，杞則當為「齟齒」之「齒」的諧音。桑、杞各取黃髮、齟齒中的一字諧音，與「臺」取「鮒背」之一字以諧音是相同的道理。

(三) 北山植物喻意的探討

本詩臺、桑等五種植物的喻意既已有說，為何分寫南、北二山也是需要一併處理的問題。南山、北山相對，而南山既以喻君長，北山自然應是譬喻與君長具相對性的對象。程頤對本詩植物喻意的解釋雖難確認，但他所提「南山興君、北山興臣」的說法，實為可從。如此，觀察本詩北山的五種植物，分別是：

萊、楊、李、柎、棟

同樣以諧音的方式推尋，萊、勑皆從來得聲（來母之部）；楊、揚則皆从易得聲（喻母陽部），萊蓋諧勑、楊蓋諧揚。「揚」即西周金文習見的「對揚」，《詩·大雅·江漢》載：

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。

《箋》：對，荅。休，美。虎既拜而荅王，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。君臣之言，宜相成也。

至所謂「勑」，《詩·女曰雞鳴》卒章「知子之來之」，王引之以為「來」應為勞勑之勑，其說云：

「來」，讀為「勞來」之來。《爾雅》曰：「勞、來，勤也。」言知子之恩勤之，我則雜佩以贈之也。《小雅·大東》篇：「東人之子，職勞不來。」毛《傳》曰：「來，勤也。」《正義》曰：「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，故《采薇·序》云『杖杜』以勤歸，即是勞來也。」是古者謂相恩勤為來，此言『來之』，下言『順之』、『好之』，義相因也。《箋》讀為往來之來，疏矣。

《女曰雞鳴》「來」字應如字讀為宜，但《大東》之「來」應訓為「勑」則可從；此外，《孟子》「放勑曰：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」，「來」亦當訓為「勑」。勑即勞勑，是君對臣的慰勞；揚即對揚，是臣對君的感謝，故北山前兩章的植物，先萊後楊，所說的雖是對與君相對者的描敘，實際上則是從君臣互動的角度描摹，君在其中仍有做為，扮演著讓臣下得以如此的角色。

三四兩章的李、柎亦有相同現象：李、理皆來母之部，「理」字習見於《詩》，多為治理之意，如《大雅·江漢》「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」、《小雅·信南山》「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」等。理為治理，是「北山有李」即寓群臣得治之意；柎、羞皆从丑聲，羞者，進也，《書·酒誥》：「爾尚克羞饋祀」，孔《傳》解「羞饋祀」云：「進饋祀」，是三章言君於臣能治理、四章言臣於君能進獻，至於所進獻者固然可以是實質的物品，但如《書·舜典》：「垂，汝共工」，孔《傳》云：「共，調供其職事」所述，也可以指盡心力於各自的職事，臣盡職與君能理更能相互呼應。

北山的最後一種植物棟為喻母侯部字，當諧聲韻條件相同的「愉」字。《詩·山有樞》：「他人是愉」，毛《傳》云：「愉，樂也」。在討論棟字之

前，可先一談的是南山的五種植物，前三章皆託喻長壽，第四章託喻考終，壽考的祝福即已完成，第五章卻又以枸諧者，重複長壽的祝福，頗似多餘。但北山前四種植物若如前所述，乃著眼於君、臣的互動，君對臣有勞勅、能治理，臣對君則有對揚、有供職，則卒章的「愉」當是對君臣互動的總結。《尚書·舜典》載君臣昌言唱答，是後世「虞廷賡歌」的聖朝理想，本詩如以「愉」字收束全詩，實有與《舜典》相互呼應之處，南山對君壽考的祝福至第四章即已完成，或許是為配合北山以第五章總結君臣歡愉的互動、聖廷氣象的欣慕，因而以全詩「為壽」的主題再增補「枸」吧！

五、結語

〈南山有臺〉一詩共分五章，全詩各章皆以南山、北山相對，是三百篇唯一的例子，而每章都出現兩種植物，共出現十種植物，在《詩》中亦不經見。《詩》中固然習見鳥獸草木，足以使人多識，但關於此詩為何如此頻繁使用植物，舊有的說解雖然都能達到部分解釋的作用，但不免也有關照未及之處，如鄭《箋》著眼於山與草木的關係，就此點而言，山以其高大承載草木是較常見的思維，認為草木成就山的高大，在因果關係上就讓人懷疑；尤其對於為何要分為南山、北山書寫，鄭《箋》並無說解，形成解釋上的空白。

一首詩所使用的意象，當與詩人對全詩意旨的設定有關。今日去詩的創作雖已遙遠，難以確定詩人的創作意旨究竟為何，但透過對詩中意象的探討，仍可嘗試探尋詩文所呈現的全詩意旨。傳統上，毛《序》對本詩的解釋是建立在其詩教的架構，故有「樂得賢」之說；若直接以詩文為觀察對象，則此詩明白可見對君子有歌頌、有祝福，且祝福以長壽為中心，歌頌則以治理為中心，可以想見詩中的君子必是一方君長，祝福與歌頌亦即本詩最重要的主題。

〈南山有臺〉植物喻意試探

雖然本詩在結構上祝福與歌頌並重，但在周人的思維信仰中，一切的福祿都來自於神明的休賜，而神明的休賜則來自於君子的有德，故有德與受福原本就是一體兩面，祝福不能沒有頌德，頌德也必然及於祝福。此詩在結構上，雖然祝福與頌德篇幅各半、不相上下，這當是寓意於君子之德與福可以相稱，論全詩真正的核心意旨，則當在長壽的祝福一事而已。

循此以進，全詩的核心既然在於為壽，則南山、北山的分列與眾多植物的使用，理當與此有關。關於本詩南山、北山的分立，本文以為南山喻君子，當無疑義；北山與南山相對，自然應是與君子相對的一種身分。此君子既是「民之父母」的君，則與之相對者，最直接自然是臣。然而，北山雖喻臣，但本詩的主角是君，寫臣的目的不在頌美臣子，而在為頌君子之德提供足夠的材料。因此，北山諸種植物，必須滿足透過對臣的描寫，達到贊美君子之德的功用。準此，本文對此詩南山、北山以及各種植物的喻意，試圖解釋如下：

南山：君	北山：臣
臺：「鮐」背	萊：勅
桑：「黃」髮	楊：揚
杞：覲「齒」	李：理
栲：「考」壽	柎：羞
枸：壽「耇」	楸：愉

南山的各種植物，臺、桑、杞其實各自託喻壽徵之一，而枸寓壽考，本即長壽，栲寓考壽，則除了長壽之外，又及於生命圓滿的祝福。至於北山諸植物，因為所寫的是臣，又要具有贊美君的功能，故所寫的應是君臣的互動。勑、理表示君對臣有勞勑、能治理。揚、羞則表示臣對君存感恩、能供職。君臣雙方對對方都有正面的付出，形成良好的互動，實亦可作一

幅君臣相得和諧的聖朝氣象圖看。

注

- ①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等疏，清·阮元等校勘：《毛詩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江西南昌府學刻本，二〇〇一年），卷一〇·一，頁三四七。本文引用十三經之經、傳、注、疏如無特別註明，皆用此版，後文不另註出版項；引用〈南山有臺〉毛〈序〉、鄭《箋》、孔《疏》等皆見版心頁三、四，之後僅於引文後括注版心頁碼，a、b 分別表示版心之右、左，不另出註。
- ② 黃忠天：〈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象徵意涵與兩書互動關係比較研究——以動植物為觀察對象〉，《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一五），頁二九。又，此文對「杞」樹亦有類似的看法，見頁三一。
- ③ 漢·鄭玄注，唐·賈公彥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儀禮注疏》，卷九，頁九三。同文亦見〈燕禮〉，卷一五，頁一七三。
- ④ 歐陽修《詩本義》以《詩》有詩人之意、太師之職、聖人之志與經師之業之別，詩人之意、聖人之志為本而太師之職、經師之業為末。根據詩文編排以說詩，應歸「太師之職」，參見宋·歐陽修：《詩本義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七二四部叢刊影上海涵芬樓影印吳縣潘氏滂意齋藏宋刊本），卷一四，〈本末論〉，無頁碼。
- ⑤ 龍宇純：〈詩序與詩經〉，《絲竹軒詩說》（臺北：五四書店，二〇〇二），頁一九·二〇。
- ⑥ 《詩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：「樹之榛栗，椅桐梓漆」，《箋》：「樹此六木於宮者，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，言豫備也。」《毛詩注疏》，卷三·一，頁一一五。
- ⑦ 漢·趙岐注，宋·孫奭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卷一下，頁二〇〇。
- ⑧ 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），頁一一一。
- ⑨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一一一。又，朱子與毛《詩》稍有不同者，朱子認為〈魚麗〉、〈南有嘉魚〉、〈南山有臺〉皆「燕饗通用之樂歌」，並主張〈魚麗〉應與〈南有嘉魚〉、〈南山有臺〉屬同一什，見頁二一〇，此不贅。
- ⑩ 清·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），頁一八五。
- ⑪ 清·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一八四。
- ⑫ 清·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六），頁三五二、三五二。
- ⑬ 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一九八一），頁三三八。
- ⑭ 王靜芝：《詩經通釋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文學院，二〇〇一），頁三六〇。
- ⑮ 說詳參：彭美玲：〈說「奉觴上壽」〉，《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九九），頁五二一、五五五、林宏佳：《古文字造字創意之研探——以人生歷程為範疇》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許進雄、周鳳五教授指導，二〇〇九），頁一三二、一三四。
- ⑯ 清·郭慶藩：《莊子集釋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一九九一），頁四二〇。
- ⑰ 黎翔鳳撰，梁運華整理：《管子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二〇〇六），卷一，頁六一三。
- ⑱ 漢·司馬遷撰，瀧川資治考證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天工書局，一九八九）卷六，第一冊，頁四六三；卷七，頁五五九；卷八六，第五冊，頁四二九九。
- ⑲ 屈萬里：《詩三百篇成語零釋》，《書傭論學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八四），頁一七二。又，屈先生以《詩》「德音」有：一·斥他人語言之敬詞，猶今語「高論」、「卓見」、二·聲譽，猶言「令聞」、「令譽」二義於〈南山有臺〉「德音」，則承《箋》視為聲譽之義。本文以為《詩》「德音」其實僅有敬詞一義，其具體語義隨各詩語境稍有不同，亦未必皆與「高論」、「卓見」意近，唯此非本文重點，在此不贅。
- ⑳ 《孟子注疏》：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」卷一〇上，頁一七六。
- ㉑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一九八八），頁四八五。
- ㉒ 晉·杜預注，唐·孔穎達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卷一二，頁二〇八。
- ㉓ 清·王先謙撰，吳格點校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一九八八），

頁五九五。

- ②4 清·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頁五九六。
- ②5 宋·孫奕《履齋示兒編》，轉引自：劉毓慶等撰：《詩義稽考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二〇〇六），第六冊，頁一八七六。
- ②6 程頤：《伊川經說》，同上註。
- ②7 同樣著眼於從植物的用途解釋的，上引劉毓慶《詩義稽考》尚引有多家之說，與程頤之說大致都有關係不密切的問題，在此不具引。
- ②8 王靜芝：《詩經通釋》，頁三六一。
- ②9 漢·許慎撰，清·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影經韻樓藏版），卷八上〈老部〉，頁四〇二。下引「考」字並見此頁。
- ③0 舊題漢·孔安國傳，唐·孔穎達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尚書注疏》，卷一二，頁一七八、一七九。下引孔《傳》見頁一七八。

- ③1 晉·郭璞注，宋·邢昺疏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爾雅注疏》，卷一，頁九。
- ③2 《毛詩注疏》，卷一八，四，頁六八七。
- ③3 清·王引之：《經義述聞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一九七九），頁一三三「知子之來之」條。
- ③4 詳可參林宏佳：〈〈女曰雞鳴〉敘寫異詮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四五卷第三期（二〇一五·〇九），頁三四三、三八〇。
- ③5 《孟子注疏》，卷五下，頁九八。
- ③6 《毛詩注疏》，卷一八，四，頁六八六、卷一三，二，頁四六〇。
- ③7 《尚書注疏》，卷一四，頁二〇八。下引〈舜典〉卷三，三，頁四五。
- ③8 《毛詩注疏》，卷六，一，頁二二七。

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）